

钓金枝

MISS DESIRE

大月亮  著



爱情，
抵不过

一掷千金的豪迈，

抵不过

沧海桑田的眷赖，

抵不过

枝繁叶茂的

女人

在金钱、美色

犯着同男人相



是攀龙附凤爬

是委曲求全节节后退，

是目下无尘顾影自怜，

还是繁华过后那一转念？

一念中，

华文出版社

SINO-CULTURE PRESS

釣金枝

MISS DESIRE

大月亮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钓金枝 / 大月亮著. — 北京: 华文出版社,
2012.1

ISBN 978-7-5075-3591-4

I. ①钓… II. ①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35052号

钓金枝

作 者: 大月亮

责任编辑: 纪希萱

出版发行: **华文出版社**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bs.com.cn>

投稿邮箱: xixuanj@yahoo.cn

电 话: 总 编 室 010-58336239 发行部 010-58336277 58336270
责任编辑 010-58336196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9.5

字 数: 225 千

版 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075-3591-4

定 价: 26.8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

目录 CONTENTS

001 Chapter 01 贪婪的取舍

年轻的男人像那没熟透的桃子，爱上他，就要等待他长成熟。你每天守着他，跟他一起忍受风吹雨淋，等到他成熟的那天，他觉得你老了，觉得你姿色不好了。或者，你一个不注意，就被其他比你年轻的女孩摘走了。

031 Chapter 02 要多爱，有多爱

每一个年轻的男士，生命中都会遭遇这样的一个女人，无怨无悔，随叫随到，比老妈更贴心，比仆人更周到，掏心掏肺地对他好，让他们的感情生活充满了温暖的回忆。这样的女人，是年轻男人的垫脚石。他们会踩着淌血的爱，走过韶光。

067 Chapter 03 每一种孤独都是可耻的

米妮是才华横溢的姑娘，也因为这种过人的才华，生活对她来说，是完全透明的。每张脸，每颗心，她都了解它们有着怎样的情绪和故事。其实，她宁愿浑浑噩噩过一辈子。因为这样，还能有幸福的感觉。

085

Chapter 04

鲜衣怒马的诱惑

在古堡的最后一天，凌准翻来覆去地睡不着。从那一天起，她就装了心事。只是，这心事永远都不能向外人泄露，她把这份感情装进一个带锁的盒子，放在心脏最深的地方。

107

Chapter 05

男人的花心是不堪忍受

生活，让每一个人都不同。那些心如硬壳的女人，似乎都装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境遇，她们或许以为，有了盔甲就不会受伤。其实，有的伤未必血淋淋，内伤才会伤人于无形，才会把人摧毁得灰飞烟灭。

129

Chapter 06

廉价的一相情愿

米妮溺毙在无休止的欲念中，欲念来自于男人，一个男人是未来，和她心灵相通，关系却阴晴不定忽冷忽热。明知道他的心里储藏着她女人，她却舍不得，放不下。另外一个男人是她飘渺的过去，却不停践踏着她的现在。

151

Chapter 07

被深度套牢的欲望

她冷静地想了想，男人都是一个德行，她期盼他什么？当初就是为了钱。他不能给她们一个永远的未来，即便承诺，那也是男人的承诺，随时都可以改变。趁机大捞一笔，才能对得起女儿的付出。

179

Chapter 08

分手是火里来，水里去

她的桌子上多了一个纸箱，没有人围过来，也没有人敢围过来，因为大家都懂得明哲保身的道理。她实在无法做到边微笑边撤退。但是，她又无法放下身段去嚎啕大哭，她在胸口挖开一个洞，把心酸装进去。

209

Chapter 09

碾压之下的扭曲灵魂

有才华的女人不一定归宿好，才貌并重的女人多数也是个悲剧，像她那种大部分时间都显得有点弱智的女孩，竟然飞上枝头，成了凤凰。她真是一朵奇葩！

235

Chapter 10

破碎的情人梦

无意中，她看到了女儿的邮箱有来信。好奇驱使她打开看了，看完之后，吓得她毛孔耸立，那是两封匿名信，里面讲了关于她的一些丑事。她赶紧狂点鼠标，把信件彻底删除。

263

Chapter 11

痊愈的爱情恐惧症

关木一成了杜晓染的烫手山芋。他装起了糊涂，这让杜晓染措手不及。他叫杜晓染为老婆，叫胖杨为大舅哥。他跟所有的护士说，他马上要和杜晓染结婚。

287

Chapter 1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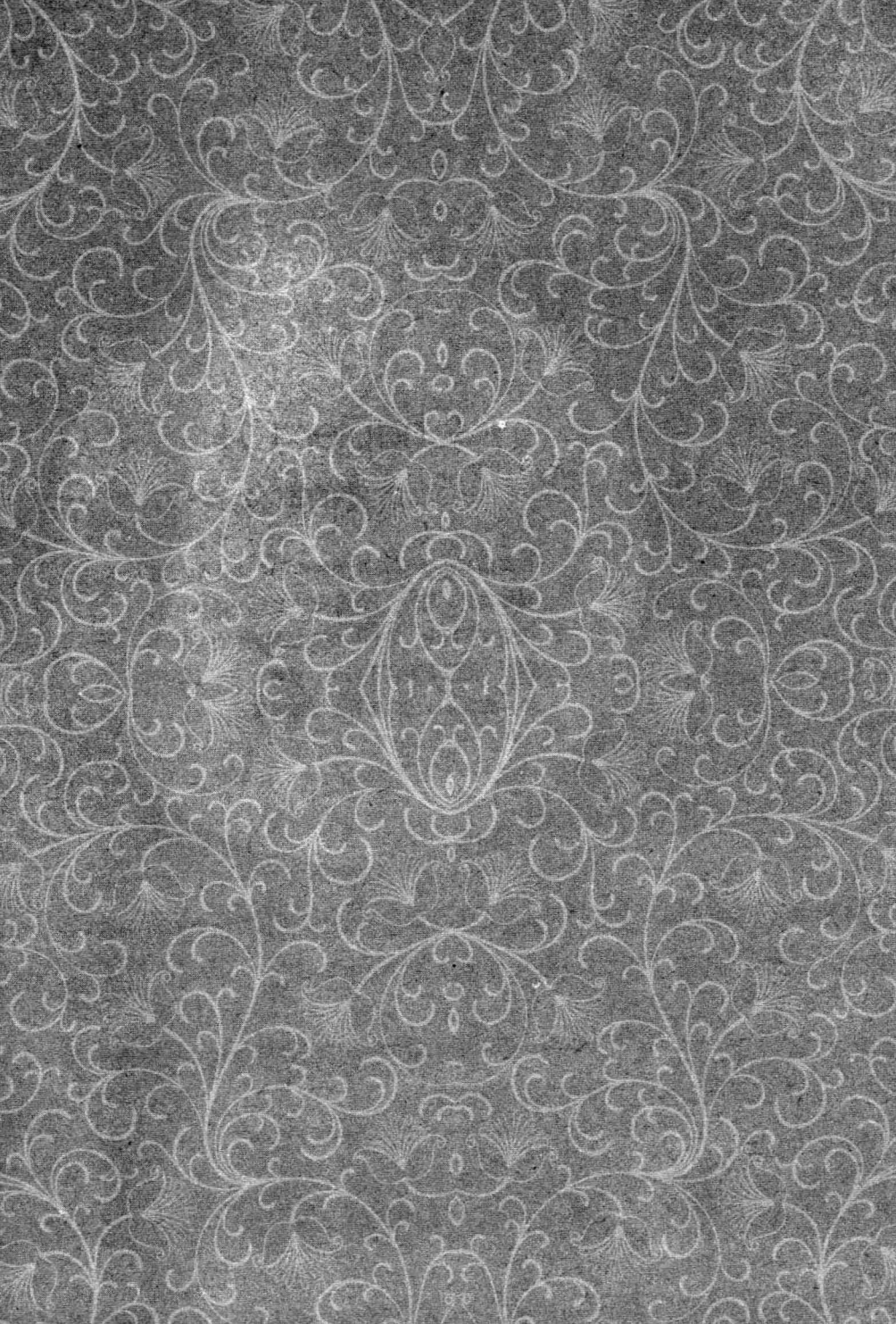
没有最爱，只有最适合

相机咔嚓的瞬间，亲人的笑容定格，她吞下了哀伤。其实，她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，他们在不同的世界里相遇，他有他的牵绊，她有她的轨迹。只是，她却感觉，身体成了一个四面漏风的墙，尽是寒凉。

Chapter 01

贪婪的取舍

年轻的男人像那没熟透的桃子，爱上他，就要等待他长成熟。你每天守着他，跟他一起忍受风吹雨淋，等到他成熟的那天，他觉得你老了，觉得你姿色不好了。或者，你一个不注意，就被其他比你年轻的女孩摘走了。



近来，凌宝漪形迹可疑，她经常把自己打扮得宛如一枝绽放到旖旎的茉莉花，目光含着摇摇欲坠的妖娆，又纯粹，又美艳，趁着凌准麻痹大意的时候，偷跑出去。

凌准已然嗅到了危险的气息。一个女子之所以会这样隆重地包装自己，大抵是因为男人。

她情路坎坷，早有了剔透的阅历。她游走在一色男人中间，澄明于女人生计的来之不易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年轻的女人活路太狭窄，要想活得好，只能寄托于男人。可惜，她的青春早早飞走。于是，她把对男人的寄托转嫁到风华正茂的年轻女儿身上。

凌宝漪是她的女儿，十七岁，尚稚嫩的年纪，却已展露出傲人的美貌。她黑丝长发，眼眸如明月般皎洁，又稍携了慵懒，目光所到之处，是饱满多汁的楚楚动人。这样的女子不该为贫穷羁绊，可事实是，凌准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起色。凌宝漪这条小鳗鱼，天生依赖她，摄取所需的一切养分，在母亲的保护下，不慌不忙地成长。

一对孤儿寡母，在钢筋水泥的地缝中钻营希望。凌准为此结交

了一个又一个男人，她们的生活费，以及女儿上学的学费都是从男人的荷包中实现。有男人不等于有爱情。爱情，对于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来说，已经被世俗分割成碎玻璃。岁月不再衍生童话，身体不过是生存下去的手段。不过，生活仍然捉襟见肘，直到绑住了香港男人肖翊农。凌准施展浑身解数，辛苦之下，才叫肖翊农掏出他的积蓄为她在东门的旺地开了间铺头。终于脱离了住民房、交房租的落魄生涯，她在深市的关内按揭了一处房产，她们才有了落脚之处。

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，凌宝漪便横生事端。她的事端源自赵饮，那个勾引了她的臭小子。凌准本是倾尽所有，供养女儿在北京学了两年影视表演，她却瞒着母亲偷交了男友。凌准得知后，立刻奔赴北京，把她揪了回来。她必须要阻止这段贫贱的爱情，把萌芽掐断掐死，不留余孽。

凌准细细揣度了女儿显露出来的端倪。只有一个人能让她如此神魂颠倒，此人应该就是赵饮。她查过凌宝漪在网络上的聊天记录，获知他来了深市。

凌准不敢想象他和女儿私会的场景，虽然她无数次告诫女儿，女人要在关键时刻守得住腰部以下的位置，才能跟男人较量。不能随便和男人上床，失身的女人比一无所有的男人更可怜。

精神的爱在腰部以上，肉体的爱在腰部以下。这是至理名言。

凌准运筹帷幄，决定要拆散这对蓄势待发的小情人。

就在凌宝漪重施故伎的时候，她精准地拿捏到了女儿的“七寸”。

那一日的风很硬，吹得房间里的窗帘呼啦作响。凌准背靠在棕红色的门前，见凌宝漪又准备出门，她装腔作势地拦住了女儿。

“妈咪最近认识了贵妇周太太，她住的是高级别墅，挎的是爱马仕限量版包包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戴着鸽子蛋大钻石。妈咪做她的跟班都显得寒酸。”

凌宝漪弯着腰，脚上紫色的系带高跟鞋出了麻烦，带子扣来扣去还是松垮垮地垂在脚腕，她抬起头，藕荷色的吊带裙泄出春光无限。

她不耐烦地问凌准：“妈咪，等我有了钱，出了名，会把你打扮得金光闪闪。”

凌准见她会错了意，便直言道：“我想让你陪着我去逛街，买一套像模像样，能见人的衣服。”

“我没空！”凌宝漪搞定了鞋子，直起身子。

这样的不屑，这样的拒绝，若是放在平时，她会觉得无所谓。偏偏不是平时，是凌宝漪私会的日子。凌准胸口憋了许久的炸药被点燃了。

“等你有钱，等你出名？不知何年何月。恐怕妈咪已经横尸山谷了。我知道你是去见赵饮，如果你跟了他，你至少要奋斗二十年，如果你幸运，你的男人会发财，可他未必能有机会让你花得上。我说过多少次了！女人的贞节是留给那些有钱有势的先生的，而不是随随便便就被穷小子骗走了的。女人的青春有限，因为有限，所以值钱。别把精力浪费在喝西北风的爱情上，这世界什么最重要？当然是钱，也只有钱。没钱，你就交不了房贷，交不了房租，生不起孩子，看不起病，狼狈得会让人想死。挤公交，排队，被人指指点点看不起，穿廉价的衣服，到了三十岁，就已经人老珠黄，人生从此没有希望！”

凌准以横扫千钧的气韵压住了凌宝漪，凌宝漪无奈地把自己挪进沙发。

“我知道了，妈咪！”她轻撩起目光，讨好似的注视着母亲。

凌准见女儿的心思松动，又念起了“紧箍咒”。

“乖乖，赵饮不是你的菜，他充其量只是一盘鱼香肉丝，不能登大雅之堂。你能指望一辈子守着那样的一盘菜去讨生活？你前

途光明，会有一飞冲天的机会。妈咪的未来，就指望你了。你知道的，我们相依为命，实属不易！”说到后面的一句话时，情不自禁地落了泪。在白驹过隙的岁月里，她的年华已逝，残酷的生活瘦骨嶙峋地包围着她，很多委屈一股脑儿从心底弥漫上来，快速把她湮没。

凌宝漪最怕母亲伤心，她咬着唇，蜷缩在沙发里若有所思。蓦地，她从沙发里弹起来，夺门而出。

凌准的悲恸在眼神中扭曲，她焦躁地问：“你还要出去？”

“是，我现在就跟他分手，如果这是一道选择题，我当然要妈咪。”凌宝漪说得斩钉截铁，情深意切。

凌准破涕为笑，眼泪冲薄了脂粉，露出了眼角细密的小皱纹。

在深市偌大的锦绣广场，喷水池旁，有许多人携妻带子在嬉戏。凌宝漪看到赵饮时，赵饮正在跟一个穿着时髦的女人搭讪。远远望去，女人很瘦，腿部修长，侧面轮廓像一幕雕塑，有着棱角分明的冷艳。黄昏的余晕，打在她身上，散发出柔软的光泽。两人就那样微笑着在倾谈。彼此间有着陌生男女的暧昧气息。这样的暧昧，让凌宝漪醋意横生，来不及兴师问罪。女人和凌宝漪擦肩而过，强大的气场让她挥发成一颗不起眼的尘埃。

宝漪的目光黏住女人的背影，倏忽之间，女人上了的士，绝尘而去。赵饮攥着女人给的名片，情绪高涨地跑到凌宝漪跟前。他是个生得很漂亮的男子，有好看的鼻，明亮的眼珠，性感的嘴唇，消瘦的高挑身形，略微文艺的气质。

“她是谁？”凌宝漪嗔怨地望着他。

赵饮看了一眼名片，轻描淡写地读道：“米妮，某某知名杂志的主编。一个新认识的朋友，跟我是同行。”

他抬起头，见凌宝漪一脸不悦，便作势要撕掉名片。

“算了。”凌宝漪按住他的手。

他一把揽住凌宝漪的肩头调笑：“怎么了，吃醋了啊？如果你承认吃醋了，我就请你喝冷饮；如果没吃醋，我还是请你喝冷饮。”

她努力甩开他的手臂，尽量保持着一段距离。

“一点都不好笑，我不想喝你的冷饮，也不想吃你醋。我妈咪让我来和你说分手。我们到此为止！”

赵饮收回笑意，急急地表白：“NO！我不同意。”说着，他转到凌宝漪的面前，两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，目光炯炯。

“我不会让任何人把我们分开，绝对不允许，我有多爱你，你应该知道的。你读书的生活费，都是我的工资，我千里迢迢从北京到深市，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。我要娶你，爱你一生一世，我们要相爱到白发苍苍。等有一天，你和我都不在人世了，我们的子孙会念叨我们相爱的惊天动地。”

他紧紧地搂住凌宝漪，他不能失去这个女孩，从北京到深市，他付出了太多感情和精力，为了她，他甘心遭受生活千刀万剐的摆布。

“喘不过气了，好多人在看。”凌宝漪有些心酸，她感激他的付出，却不想被小恩小惠束缚。她是有些爱放在赵饮那里，但是，她并不确定有多少。正因为这样的犹疑，给了赵饮机会。他强盗似的，不管不顾地把整个人拦腰抱起，小跑着奔到一辆停靠在路边的出租车前。黑瘦的司机抿着嘴，忍着流露出来的羡慕嫉妒恨，殷勤地打开车门。

“距离最近的汽车旅馆。”赵饮喘着粗气。

凌宝漪开始挣扎，她第一个念头就是母亲，如果她随便轻许了身体，凌准会打折她的腿。可惜，为时已晚，车子缓缓开动，赵饮以一个热烈的吻，成功让她噤了声。

在沙丁鱼罐头一样闷热的汽车旅馆，他们展开了第一次任意妄为。从前，凌宝漪总是拿捏着他们交往的尺度，搪塞着过分的亲密。赵饮也因为她的矜持更怜爱她。如今，她要离开，他却欲罢不能地想得到她。于是，他只有用占有，来巩固彼此的间隙。

事与愿违。

他还没有打开凌宝漪的身体，就被一阵嘈杂的踢门声中断了激情。不知何时，凌宝漪的妈妈出现在他们的面前。她的身后还跟着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。

“妈咪！”凌宝漪惊慌失措地掩住袒露的胸脯。

赵饮则忙不迭地解释：“阿姨，不是你们想象的样子。”

“到警察局解释吧！”身后的警察幸灾乐祸地讲台词。

凌准气得脸色铁青，她一边歇斯底里地追打赵饮，一边跟警察指认谁是流氓。

待事件稍缓，她提着凌宝漪的胳膊骇哭：“你是猪头啊？让一个臭小子这样欺负你，我白养你了！”

凌宝漪彻底懵了，她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该说点什么，来缓解这样的尴尬局面。她无助地望着同样无助的赵饮，忽然后怕起来。这对于一个未满十八岁的少女来说，实属难题。

这注定是赵饮的一场劫数。

三个人被带进了警局。凌宝漪保持沉默。赵饮马不停蹄地解释。

凌准则添油加醋地把经过修饰得惨不忍睹。

凌准的目的很明确，她就是让那个色胆包天的小子尝到苦头。她要闹到鸡犬不宁，让赵饮彻底离开她们母女的世界为止，不管用何种方法，都要除掉这个绊脚石。凌宝漪是她的女儿，她当然了解其秉性。女儿不会为了一个男人离弃她。

其实，从宝漪一出门，她就一路跟踪，恋爱中的男女都不可靠，情欲烧起来的时候会不管不顾。她看着赵饮抱凌宝漪上出租车，心便扭成一条麻花。刚到汽车旅馆的门口，她就报了案。

整个案件十分明了，警察做了简单的笔录，便立了案。

凌准悻悻地带着女儿去相关的医疗机构检查身体，幸好，她还是如假包换的少女。凌准想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她和周太太的约定，是时候该履行了。

她静候着女儿来替赵饮求情，她料定，凌宝漪并非薄情的女孩。凌宝漪果然来了。

“妈咪……”凌宝漪希望用撒娇来软化母亲的心。

凌准欲擒故纵，她不露痕迹地说道：“别想了，你的真命天子马上就会出现，周太太已经帮你安排好了约会。赵饮是自作自受，你别去管那种孟浪的男人。”

“妈咪，你这是乘人之危。”凌宝漪蹙眉生气。

“除非你们一刀两断，并且答应和我一起参加周太太的晚宴。”凌准懂得顺水推舟地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女儿的软肋再清楚不过。

“如果不和他分手，他就会死无葬身之地，你可以跟他走，可以跟他过苦日子，我都不阻拦你。从今往后，你不要认我这个妈咪。”

凌宝漪气到跺脚，却无可奈何。她不是不爱赵饮，而是不相信



自己，迷茫是她的品质，她摸不到生命的方向，母亲是她的舵，为她指点江山。

她决定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，放弃赵饮，完全是出于对母亲的爱。对赵饮，她只能抱歉地辜负，即便骨子里残留的那点依恋，也变成了徒然的悲伤。他们势必有一天要分开，假如真的是这样，那走就走吧！离开就离开吧！总比坎珂多磨要好得多。

她把自己关在家中，手机换了号，QQ和MSN中都拉黑了赵饮。窗台的小花已经枯萎，明晃晃的阳光刺得她心底生疼。

她对着风轻云淡的天空说：再见，赵饮！

数日后，凌宝漪接到赵饮的电话。她又惊又喜，母亲没有食言，她撤销了诉讼，尽一切能力澄清了他们的“误会”。

凌宝漪高兴得想哭，却碍于身旁端着咖啡冷眼旁观的凌准。她战战兢兢地握着话筒，小声问候他：“你还好吗，你怎么打到家里来了？”

凌准咳嗽了几声，凌宝漪立刻捂着话筒，赔笑且小声地说道：“是他，我们之间最后一通电话。”

凌准没有表态，只是凑近了些，赵饮的声音从话筒中飘了过来。

“我非常不好，你妈太狠毒了。她打电话通知了我的单位，通知了我父母，这么一搅和，我工作丢了，爸妈催着我回去。宝漪，你跟我一起走吧！我会用毕生来爱你的。”赵饮恨意昭彰。

凌宝漪揪着电话线，尴尬地瞥了一眼凌准。

“你应该感谢我妈咪，如果不是她，你根本不会出来。何况，她是我妈咪，我不可能跟着你走的。你忘了我吧，我知道你会遇到更